

“雪狐”——冰“雪”聪明，狡诈如“狐”。

善恶一念间，她究竟是**天使**还是**魔鬼**？

邦德已老，007 系列之后

《罪恶天使》华丽登场——最浪漫的冒险、最惊险的犯罪

华语
推理
文库
05



—— 午晔 著 ——

罪恶天使

FILLES DE L'EXIL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“狐”——冰“雪”聪明，狡诈如“狐”。

一念间，她究竟是**天使**还是**魔鬼**？

德已老，007 系列之后

《罪恶天使》华丽登场——最浪漫的冒险、最惊险的犯罪

华语
推理
文库

05
➔



一眸 著

罪恶天使

FILLES DE L'EXIL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罪恶天使/午晔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2. 1
ISBN 978-7-201-07249-4

I. ①罪... II. ①午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39610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h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hs@126.com

天津市圣视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

字数: 230 千字 印数: 1-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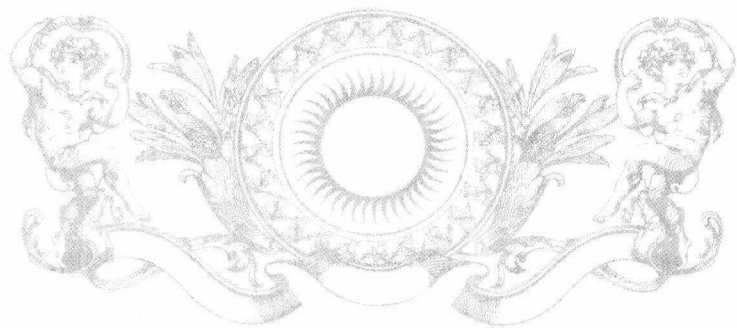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5.00 元

目录

零零伍	零壹	本能
零壹伍	零贰	花都迷雾
零贰伍	零叁	血色玫瑰
零叁伍	零肆	上帝的面纱
零肆伍	零伍	天网恢恢
零陆壹	零陆	釜底抽薪
零柒叁	零柒	假面人生
零捌柒	零捌	危险关系
壹壹玖	零玖	滴血钻石
壹肆玖	拾	他的日叫刺客
壹玖叁	拾壹	黑客
贰贰玖	拾贰	七月七日晴



零壹 本能



夜幕降临，灰蓝的天空中最后一缕霞光也渐渐淡去，我站在窗边，呆呆地望着宁静的黄昏，心乱如麻。

医生今天又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，并高兴地告诉我身体机能已经完全恢复，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

而我却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，大脑里还是一片空白，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里来，为什么而来，也想不起是谁把我从山崖上推了下去。李警官昨天的来访也没有带来任何值得高兴的好消息，他们刚刚排除了我是本地人的可能，各个宾馆也没有游客走失的消息，仿佛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

我叹了口气，回到床边坐下，继续端详警察给我的那张照片——一个年轻的男子，黑黑的，瘦瘦的——这是他们在我口袋里找到的唯一的東西。人已经找到了，就在离我不远处的树林里，只不过已是一具尸体了。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后脑，所有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也全部消失了。

“我认识他吗？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想着想着，头开始隐隐作痛。我又忘记了医生的嘱咐，不能用脑过度。

轻轻的脚步声打搅了我的思绪，一个白衣天使端着满满一托盘的药水走了进来。已经7点了吗？是吃药的时候了？我没有理会她，起身走到窗边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突然，我感到脑后有一阵气流袭来，我以一种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速度闪到一边。我看到护士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，杵在我刚才站的地方，口罩和帽檐之间的大眼睛里闪出令人战栗的光芒。我的血液一瞬间像要凝固了一般，寒气沿着脊椎急速上升，我想喊却又发不出半点声音，踉跄着后退几步，我的肩膀顶住了墙边的木质小衣柜。

我们就这样对峙着，时间好像停止了似的。突然，她一皱眉，又扑了过来，我急忙蹿向一边。她可能用力太猛了，笃的一声，锋利的刀子直直地插入了小衣柜，她一时间竟然拔不出来了。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猛地抬腿扫向她的颈项之间。一声闷响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断裂的脆响，她失去平衡倒了下去，头狠狠地撞在铸铁的床栏上，身体稍稍反



弹了一下，重重地趴在了地上，暗红的液体从她的额角和口罩下渗了出来。我两腿一软坐在了地板上，眼前一片模糊。迷迷糊糊中耳边传来开门声、尖叫声和嘈杂的脚步声……

清早醒来，我真的怀疑我只是做了一场噩梦。一直守在床边的护士小王告诉我，那个杀手颈骨和头部受了重伤还没有脱离危险。

“你可太走运了，她居然失手撞伤了自己，”李警官一脸复杂的表情，“只可惜，如果她醒不过来，线索就又断了。”我没有吱声，看来他们认为是凶手自己不小心跌倒的吧。

“警察认为她一直在跟着你哩！”李警官走后小王愤愤地说，“坏蛋，肯定是她把你推下山崖的，现在恶有恶报！我看她一定是职业杀手……”

小王喋喋不休地继续着她的推理，我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“职业杀手……职业杀手……她真的是职业杀手吗？”这个问题一下子塞满了我的大脑，职业杀手为什么会用一把厨房用的短刀来杀人，用枪不是更好吗？而且医院这么复杂的地形，她不怕逃不掉吗？我扭头看着窗外，对面是还没竣工的住院大楼。二楼的那扇窗户应该是很好的伏击地点，距离不到150米，M21和SGS550狙击步枪当然是上选，即使在有雾的夜晚有了红外瞄准仪也可以精确命中，不过它们都太重又太长，携带不方便。其实FUFAL这种常规的可拆卸的轻型枪也不错，就是准星调起来很麻烦。柯尔特2000，和鲁格P—85这些20世纪90年代的产品射程都在200以上，不过手枪不论如何都不是狙击手的最爱……我的心开始狂跳了起来，脑子里的雾气也越来越浓，堵得我几乎喘不上气了。

“你，你没事吧？”小王看着我一头冷汗、目光呆滞，可能给吓坏了。

“我想……我想去看看她，行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你真的没事吧？她可是……”

“我觉得我看见她的真面目可能会想起一些什么也说不定。”

“也是啊……”小王犹豫了一下，把我扶了起来，“走吧，她还在观察室呢。”

观察室里静悄悄的，只听见仪器有规律地嘀嘀作响。她静静地躺着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苍白的面孔就像蜡像一般，完全没有了昨夜的凶

悍。其实这是一张很清秀的脸，浓黑的眉毛，小巧的鼻梁，薄薄的嘴唇……我注视着她，一动不动，脑海里的迷雾在一点点散开，散开……

北京的严冬，难得有阳光灿烂的一天，香格里拉6层的贵宾套房却被我布置得幽暗、压抑——厚厚的黑绒窗帘、暗淡昏黄的灯光，我喜欢这种气氛，因为它让我觉得和地狱并不遥远。

“这是10万，日期是明天的，”她推过来一张崭新的支票，“另外10万我会尽快凑齐的。”

“恐怕我们需要重新谈一谈这笔生意。”我头也不抬地继续和电脑下着围棋，“有些问题我想搞清楚。”

“还不够清楚吗？”她对我的反应很吃惊，“我说了我会尽快凑钱的。你……”

我挥挥手打断了她：“我只是不想被人当成傻瓜，尤小姐！”

她怔住了，脸色由白转红：“你怎么知道……你调查我？你凭什么……”

“看来你并不了解我的作风，”我保持着一种令人恼火的缓慢语气，“对于每一个case我都要尽量搞清楚。尤其是你这笔生意，实在让我好奇得不得了。为什么不坐下呢？茶几上有饮料您可以自便。”我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，她犹豫了几秒钟，慢慢坐了下来，双手抱在胸前。这是典型的防卫心态的反应，看来她很迷茫，不知道我到底卖的什么药。

“尤小姐恐怕还不知道，我的客户都是什么样的人。”我点了一支薄荷香烟，面带微笑地转向她，“他们可都是一些商业巨贾和政界要员，对手的死亡带给他们的利益不是用多少钱可以衡量的。所以，花上几十万应该很值得。可是你呢？费劲周折找到我，只是要干掉一个负心汉，一个瘦弱的小男人……”

“你觉得大材小用了！”她故作镇定地挖苦我。我可一点也不会生气的。

“我和钱没有仇。不过我也是女人，很清楚女人的想法，爱之深则恨之切，不杀之而不快。”我又开始下棋了，完全不把她当回事似的，





“不过大多数女人喜欢自己动手，即使她们不敢，到街上雇个小角色也花不了2000块钱。你却用20万来找我，而且20万是一个让你倾家荡产的数字。我实在不放心，就调查了一下，果然很有意思。”

“哼，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呢！”她还在嘴硬，却掩饰不了轻微的颤音。

“高睿不是什么IT公司老板，你也不是被抛弃的白领。其实你们是同行，标准的SOHO一族，珠宝鉴定师！你们合作过，也有过短短的罗曼史，不过这并不是你要杀他的原因。”

“你知道的的确不少，我就是恨他，恨他辜负了我……”

我又一次打断了她：“我说了，我不是白痴。尤小姐的真正目的是‘霞光’，对吗？”

“你！”她的脸色开始发白了，额头冒出了细细的汗珠，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帮你解决问题的人。”我送给她一个淡淡的微笑，“不过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。”

“‘霞光’只是一个传说，它根本就不存在！”

“恐怕只有你我他知道喽！”我起身踱到窗边，透过窗帘的缝隙欣赏着熙熙攘攘的车流，“据我所知，‘霞光’是清朝末年缅甸进贡的宝物，一颗世上不多见的紫红色蓝宝石，重量大约有6、7克拉，后来因为战乱流落民间。不过一百年来它只是个传说，根本没有人见过它的真面目。直到一年前，美国的富商Sten去世，宣布要拍卖自己收藏的珠宝给非洲儿童，‘霞光’突然出现在拍卖的清单上，底价80万美元。很多大收藏家对它趋之若鹜，最后珠宝大王Denison用240万美元买下了它。

可是很快就爆出新闻，Denison请来一位专家为他鉴定‘霞光’的真伪，结果发现它不过是一块着色水晶，连24美元都不值。于是Denison，和Sten的儿子以及拍卖商之间开始了一场诉讼大战，到现在也没有结果，搞得三败俱伤。却不知道便宜了别人。”

屋子里变得很静，她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我重新坐下来，给她讲故事，“关于那个专家的姓名，Denison以事先有约的理由一直没有公之于

众。我却发现高睿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在纽约‘度假’，而且他和Denison的交情不浅……”

“你以为是他偷梁换柱吗？根本不可能！Denison又不是傻瓜！‘霞光’的鉴定是在他们的地下实验室进行的，那里的一切都在电脑监控之下。鉴定的时候一定还有他们的技术人员和法院的公证人在场的。高睿不是神仙！”她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开始歇斯底里。这正是我要的。

“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。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，最精密的系统也会有死角。现在可不是靠肉眼鉴定珠宝的时代了，美国人的电子偏光仪、分光仪、MSL—39射镜之类的设备最大的‘优点’是有一个小小的‘暗箱’，对吧？忘了告诉您，我可有美国GIA颁发的鉴定师证书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比你和高睿还要‘资深’呢。”看着她越睁越大的眼睛，我几乎要笑出声了，“当然，高睿一个人是不行的，因为他是个鉴定的专家却不是伪造高手。不过我知道，尤小姐的研究生课题就是水晶着色吧。而且很凑巧，那段时间你也不在北京。”

“你有什么证据……”

“你现在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据！”我掐灭了香烟，舒展了一下筋骨，“不过很显然，高睿对你的承诺并没有实现。这也不能怪他，Denison的确不是傻瓜，他们也雇佣了私家侦探暗地调查，所以高睿没有机会将宝石脱手。可你等不及了，你在股票市场的失败需要钱平仓。而且，Denison不知道你的存在，只要高睿一死，你就可以把‘霞光’转卖给那个法国人了，他出价200万美元，对吧？”

“你敢窃听我的电话！”

“是电子邮件，现在可是信息时代了。”我保持微笑，继续激怒她，“恕我直言，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就要学会保密。或者说，没有秘密是最好的。”
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！”

“简单地说，我是拿钱办事。当然，报酬要合理。这笔买卖，区区20万人民币恐怕……”

“你要多少，开价吧。”她终于明白了我的用意，开始如释重负了。





“20万，美元。我想十分之一不算过分吧。”

又是一阵寂静，她咬了咬薄薄的嘴唇，像是下了决心：“可以，不过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。”

“我很有耐心。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个账号，你把钱存进去，我们也就不用再见了。怎么样？”

“你要保证万无一失！”

“我一向万无一失，他后天要去海南度假对吗？我最迟下个周末给你好消息。”

“希望你言而有信！”她抓起桌上的人民币，转身冲出了房门，连一句再见也没有。

“没礼貌！”我嘀咕了一句，为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，倒在沙发的杯怀里细细地品味着。尤佳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她的秘密查得一清二楚，她以为职业杀手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傻瓜？都什么年代了！人啊，真是一种愚蠢的动物，总是不忘投机取巧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

“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”，哼，白日做梦吧。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，你要的越多，代价就越大。可是人们偏偏就不信这个邪，于是就有了枪手这个职业，代人考试的是初级枪手，雇佣文人是中级枪手，而职业杀手……怎么说呢？我扭头看着穿衣镜中的自己，白皙清秀的面孔，健美匀称的身材，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很多人到死也没有明白原来我不是个淑女。只是这双眼睛……冰冷、犀利，“早晚你会下地狱！”我微笑着对“她”举起酒杯。

这次行动对我原本还算有利，高饬独身一人，在海口有一套房产，所以即使他失踪也没有人会知道。我出于谨慎，没有选择住宾馆，而是在高饬的房子附近的小区租了一套单元房，房主已经出国了，代理人只管收钱才不会关心我要做什么，左右两套房子也都空着，绝对没有人会打扰我。经过几天的跟踪，我了解了他的行动规律：每天上午和晚上都缩在家里，但是下午会去爬山，两点出发，五点回来，风雨无阻。那所房子设计的“不错”，找不到合适的狙击点，而且我只有支古旧的勃郎宁9mm，所以我决定在东山下手，好在那座山没有什么游人，尤其

是高睿常走的小路。时间选在星期四——四是我的幸运数字，我并不迷信，不过总想讨个吉利。

一切都很顺利，高睿无声无息地倒下了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这样也好，他到了地狱里有事可以思考就不会无聊了。我迅速把他拖进树丛，搜走了所有东西——证件、钱包、手表……然后转到人迹罕至的后山，把东西深埋了起来。其实最保险的是连尸体也埋起来，可是我却不想这样，我真心希望那些警察有事可做。当然，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把手枪藏在了另一处的山洞里，那里有一个三四米高的土崖，爬下去可以找到一个小山洞，洞口被灌木丛盖住了不易觉察，所以十分安全。

天上下起了小雨，山路湿滑，我不得不小心翼翼。终于把枪解决了，我踩着布满青苔的山石慢慢爬了上去，没有想到的是，那山石久经风霜已经松动了！我一脚踩空，还来不及反应，脑袋重重地撞在什么东西上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“你还好吗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”小王轻轻推了我一下，让我回到了现实中来。

“可不可以帮我把李警官请来，我想和他谈谈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小王好像比我还高兴，一路小跑奔了出去。

我缓缓伸出手，接近那个绿色的旋钮……只要把它转一下，一切就结束了。很明显，尤佳一直在跟着我，也许她不放心，也许她早有杀人灭口的打算。她知道我落在了警察手里一定很着急，怕我会把她兜出来，于是才铤而走险。可是她犯了个致命的错误——低估了一个杀手的本能，因为长期与死亡为伴而固化在潜意识里的、和呼吸一样自然的防卫与进攻的本能。也许，我还要感谢她……我的手在离旋钮不到一公分的地方定住了。不是我突然良心发现，只是我意识到在安全离开之前没有必要横生枝节，她，也未必可以活到明天……

我转身向病房走去，我需要冷静地想一想，至少要给警察一个可以相信的故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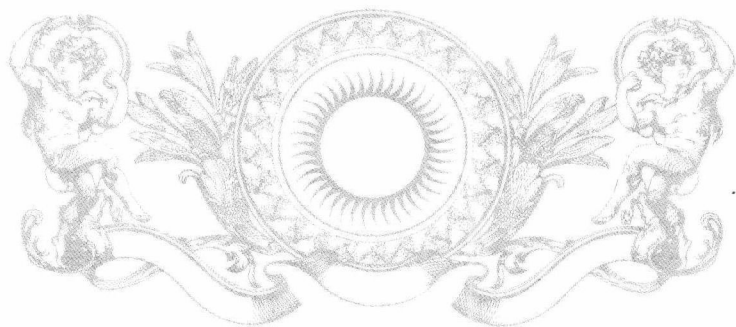
回家的感觉并不是总那么好，我凝视着窗外灰色的天空和凋敝的枯





树，突然有一种凄凉的感觉。一时间我又想到了尤佳和高睿，一对苦命的人啊……其实早在一年前我就开始关注“霞光”了，作为资深珠宝鉴定师和设计师的女儿，我对珠宝有着天生的兴趣，也曾经想把它当成终生的职业，可是谁能预测未来呢？唯一让我吃惊的是尤佳会自己送上门来，天意？管他呢，下个星期，我就要飞往巴黎了，等着我的是美酒、佳肴和花花绿绿的200万美钞，也许那会是一个全新生活的开始。

零貳 花都迷霧



巴黎的午后大概会让很多人产生遐想，不过当你坐在斯德哥尔摩咖啡馆里看着奥斯曼大街熙熙攘攘的车流，能够感受到的恐怕也只是繁忙和冷漠。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在这里享受下午茶的乐趣，起码精致的餐具和悠扬的音乐传达着古典的韵味，不像美国佬的星巴克那样充斥着庸俗的快餐文化。在氤氲的香气中，我百无聊赖地注视着汽水杯上升腾的气泡，盘算着明天的游览计划。

“总算找到你了，我的杰西小姐，下午好啊！”熟悉的男中音打乱了我的思绪，米切尔·德雷不等我搭腔就一屁股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上，大大咧咧地招呼服务生点餐。

“下午好，米奇。”我一脸漠然地和他打招呼，心里却泛起不祥的预感。米切尔是这两年在巴黎混出了小名气的黑市中间人，这次也多亏他的密切配合，我和老福勒的交易才会如此的顺利。不过对我而言，交易达成，我们的关系也就自动终止了。今天他的不期而至多少给人不安的感觉。

米切尔仔细研究着菜单：“给我一杯现磨咖啡……小松饼加双份黄油……水果沙拉，还有，奶酪布丁。”

“你的午餐看来吃的不好啊。”服务生走后，我故意挖苦他。

“亲爱的，你很快就不会关心我的午餐了。”他把一份报纸扔到我的面前，差一点碰到我的沙拉：“我猜你今天没看报。第7版，我知道你的法语很好。”

我满腹狐疑地打开报纸，黑体字大标题冲击着我的视网膜——“收藏家福勒昨夜遇害，收藏品被洗劫”。

“可怜的人，我为他难过。”我轻描淡写地把报纸丢到一边，继续和我的沙拉作战。

“老天！你可真是铁石……不，钻石心肠！”他对我的冷漠表示震惊。

“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天灾人祸，我的眼泪是不够用的。”我淡然一笑：“我说米奇，你满世界地找我，不仅仅是为了报丧吧。”

“当然，我必须和你商量一下。你知道，老头的死太奇怪了，他……”

服务生端来米切尔的下午茶，我们很谨慎地停止了谈话。他迫不及待

